

一：相见难

我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三年，我也说不清我们之间是雇佣关系，还是有感情在里面。

大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时间，我没有告诉爸妈，我想偷偷回家给他们一个惊喜。

结果我却得到了他们给我的「惊喜」——两具冰冷的身躯。

警察说是自杀。

我不信，却没有证据。

我问遍了父亲的同事和朋友，他们也表示惊讶，让我节哀，没有任何线索。

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，只留下了一张不够我上完大学的银行卡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，我没有时间怨恨和难过，我还要处理后事，还好有几个熟识的叔叔阿姨帮助我。

办理好后事，积蓄也花了个七七八八，叔叔阿姨又给我凑了一点钱就走了，让我有困难再找他们，从此以后就联系不上了。

父亲是当地一家国企药厂的小领导，人缘不错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性格温和，虽然我们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温馨的小日子过得倒也滋润。

这一切都随着父母的突然离世，与我再无关系了。

我们家是因为父亲的工作，后搬到这座城市的，老人去世的较早，远亲随着我们的搬迁，也没什么联系。

好像这世界，只剩下我一个了。

还好当时负责父母案子的一个小警察王警官还挺热心的，应该刚工作不久，怕我想不开，时不时地会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偶尔路过学校也会请我吃个饭。

我也是靠着生活中这一点点情谊和温暖，坚持了下去，度过开始那段最痛苦的时光。

但是生活的艰难还在继续，靠着父母留给我的存款和父亲好友的资助坚持不了多久，老房子又成了凶宅，卖不了多少钱。

我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，找了份兼职，老板娘对我挺好的，我的课余生活也全部放在了兼职上，毕竟没有钱生活，说什么都是白费。

王警官看到我还在努力生活，放心了很多。



我也是在咖啡馆，认识了那个人。

有一天，我照常去上班，有两个顾客一直偷看我窃窃私语，我就装作没看见，继续工作。

当我给其他顾客上餐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，突然被他们伸出脚绊了一跟头，我整个人摔在了地上，咖啡撒了一地，也溅了我一身，非常狼狈。

他们是故意的，但是我站起来也只能说对不起，我不想惹麻烦。

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。

其中一个人指着自己的裤腿，阴阳怪气道：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那我这裤子脏了怎么办呀？」

我仔细一看，大概刚才的咖啡溅上两滴。

他们就是故意刁难的无赖，我尽量稳住情绪，希望快点结束这件事：「对不起，我赔给您清洗费。」

他继续说：「别人洗那算什么诚意，我要你亲手洗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想了两秒钟说：「好。」

他这时候收敛了嚣张的嘴脸，嬉皮笑脸地说：「那你让我现在把裤子脱了，光着吗？」

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说什么，盯着他们两个看，轻浮的嘴脸，齜着牙，眯着眼睛。

这时候老板娘来了，也好声好气地劝着，手里拿着二百块钱，满脸堆笑道：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们的单免了，这是清洗费，消消气，大家都不是故意的。」

老板娘边说边给我使眼色让我快走。

我正要走，那两个男生仍然不依不饶说：「不是故意的就往顾客裤子上甩咖啡啊。」

我实在是气不过：「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」

其中一个人一脸坏笑地说：「你给我回家洗裤子不就得了。」

我正要争辩，这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过来，对老板娘说：「你们这里能不能安静一点，再处理不好闹事的人，我就报警处理了。」

老板娘赶紧说着，马上马上。

那两个闹事的一看这个人的个头，比他们俩高了大半头，也有点怂，但是还强装社会人的样子：「你是谁啊，少管闲事。」

这个高个子的男人二话没说，一手拎着一个，往门口拖，两个人没反应过来，被拖着使不上力，就这样被男人扔了出去。

两个闹事的人还试图起来反抗，但是看着男人冷冷眼神，啐了一口痰就走了。

等我和老板娘回过神来，赶紧跟这个人道谢，他只是微微点了下头。

老板娘就转头跟我说：「亦清，你先回学校吧，今天难为你了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：「老板娘，今天给你添麻烦了。」

老板娘拍拍我肩膀说：「没事的，你一会还有课，快回去吧。」

那个男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就走了，我也没多想。

直到我收拾好东西，往学校走的时候，听到后面有人喊我的名字。

「亦清。」

我回头，发现是那个在咖啡馆给我解围的男人。

现在我才看清他的样貌，浓浓的剑眉使得本就冷冰冰的眼睛更显无情，五官算得上英俊，就是看着有些凶狠，即使刚才帮了我，现在再面对他，也有些害怕的感觉。

腿不自主地就往后退了两步。

他大概看出来我心里的不安，笑了笑说：「刚才，听老板娘这样叫你。」

他的笑倒是让凶狠的脸多了几分温柔。



我点点头：「刚才谢谢你。」

他问我：「你还在上学？」

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也不敢多说话。

他又接着说：「刚才问了老板娘关于你的事，她没有多说，但是我大概清楚……」

我还是很疑惑，不明白他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。

然后，他从身上掏出一个皮夹，从里面抽出一张卡片递给我说：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困难可以联系我。」

我接过卡片，是一张名片，上面只有名字和电话，应该不是平常工作用的名片，上面写着「时羽」。

我再抬头，他已经走远了，上了路边一辆奥迪 A8。

现在，我知道他的意思了，一个三四十岁事业有成的男人，遇到一个长得漂亮又家境不好的女大学生，然后顺其自然地伸出「援手」。

我苦笑着，把卡片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，走进了学校。

这件事就像是沙滩上的一个贝壳，不小心扎到了脚，但也不值得低头看一眼，就过去了。

有时候，看似生活给你开了一扇窗，一转头却发现把你来时的门关上了。

有一天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有一个实习机会，想要推荐我去，是跟咨询公司的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只给老师一个实习名额。

能得到这样的机会，我肯定是求之不得，但是这意味着这一段时间，我都不能去咖啡馆兼职，这种实习也不会给我工资，基本生活都没办法保证了。

犹豫再三，我还是跟老师提出了拒绝。

老师很惊讶，跟我说：「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吗？本来大二多优秀都没有机会进这样的公司实习的，是正好有个大项目缺人，我硬求来的这个名额。」

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：「我知道，但是.....」

「我知道你的情况可能有些艰难，但是这个机会真的不容易，我是很信任你才会推荐过去，我不想我的学生出去给我丢脸，你再考虑考虑吧，这两天给我答复。」老师声音也柔和了下来。

我谢过老师就出门了。

看着自己这段时间的存款，别说来年的学费了，也只是勉强够日常的生活，房子挂出去几个月，价格一降再降，却连打电话问问的人都没有。

看来我注定要错过这次机会了。

上完课我就照常去咖啡馆工作，看到老板娘，心里在想是不是可以跟老板娘借一点钱，等实习结束，再省吃俭用一些，慢慢还老板娘的钱。

但是这个口，终究不好开。

拿着垃圾袋忧心忡忡的出门倒垃圾，突然撞到一个人，连忙说对不起，一抬起头，发现是他。

「怎么没联系我？」他看着我，看不出什么情绪，没有轻佻，也没有生气。

「我.....」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

他微微弯腰，倾身看着我，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：

「你不要多想，我只是想要帮助你而已。」

我看着他，虽然心里还是有些害怕，但是，他的眼睛还挺诚恳的，莫名多了份信任。

他想了想又接着说：「你.....不用想太多.....不需要你做什么的。」

我低着头，脸有些发烫。

「好.....」

至少.....我不会错过这次实习了。

他直起身来，还是很柔和地跟我说：「好好学习，兼职还是很浪费学习时间的吧。」

我不知道怎么跟这种人交流，甚至不知道这个人是要做什么的，只有一个名字，既然说资助我上学，那就讲一下我的学习情况吧。

「嗯，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，这次唯一一个咨询公司实习的机会，老师还推荐了我，大二很少有这样实习的机会。」

他点点头，不知道在思考什么：「咨询公司的实习是没有工资的吧？」

「嗯.....我平常的花销不太多，如果不是要实习，这份兼职其实也是可以生活的。」我有些难为情。

他笑了笑：「没关系的，还有，咱们两个就站在咖啡馆门口说话吗？」

我突然想到我还在上班，我不好意思地说：「我要进去忙了，今天下午没有课，我要上班到关店。」

「去忙吧，别忘了跟老板娘说辞职的事。」

「嗯.....」

我也发现了，他安排好的事，好像就不会用疑问句去交流，你照他说的去做就好。

跟老师沟通完实习的事，让我下周一去公司入职，回到宿舍后突然想起来，自己把时羽的名片丢了，他好像也没问自己要过联系方式.....

正走神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陌生号码。

接起来，是时羽。

「下课了吧？有时间吗？」

「嗯，有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？」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「出来吧，我在校门口等你。」

「好。」他自然有办法知道吧。

刚走出校门口，就看到了他的车，他站在车旁喝着水。

我僵硬地抬了抬手，就当作打招呼，他也向我点了点头，给我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我坐进去后，他把车门关好，就坐进了驾驶位。

「去哪？」我心里是有些紧张的，

「你准备穿你这一身去实习吗？」他看了我一眼。

哦，应该是带我去买衣服。

车里安静下来，尴尬的气氛越来越浓，但是看他的状态，好像并没有觉得现在的状态有什么不妥。



他平常不说话，冷冷的样子，又让我什么也不敢说。

我也不禁在想，他「资助」的女孩子应该不止我一个吧。

他这时候突然开口问我：「你在想什么？」

我当然不会把我刚才的想法说出口：「我在想，你下次来学校找我，可以把车停远一点吗？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又继续说：「我怕我同学看到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又过了一段漫长的沉默时间，我的身体一直因为紧张，僵硬地贴在座椅上，感觉轻轻一动就会听到「咯吱咯吱」的声响。

他开口了：「你很怕我吗？」

我茫然地回问：「嗯？」

他说：「我看你很紧张。」

我只能应付着：「没有，我只是，还不熟。」

他突然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攥了一下我的手，我的手顿时僵在了那里，不敢动。

他就松开了，改成了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。

终于到了商场，不用在那个狭小诡异的气氛下尬聊了。



他也没有让我为难地自己选衣服，都是他看中什么衣服，就让服务员拿我的码，我去试。

我在试衣间偷偷看了吊牌，即使爸爸在的时候，我也没有穿过这么贵的衣服。

我以为只要买一套，上班去穿就好了，他就很疑惑地看着我说：「你要整个实习期，都穿一件衣服吗？」

我就不再说话了。

除了工作要穿的西服套装，他也给我买了一堆日常穿的衣服，我说不用，但是他好像完全没有听见，只是让我去试，他觉得好看就会让服务员包起来，他觉得不好看就摇摇头。

买完衣服，工作人员帮我们提着大包小裹的衣服放到车里，把后备厢和整个后排座都塞满了。

我坐在副驾驶忐忑不安，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该怎么办？

「晚上想吃什么？」

「嗯？什么？」虽然他很柔声地问我，但是因为我正在走神儿，还是吓了一跳。

他侧头盯着我看了好久，我都快被盯毛了，不自然地撩了撩头发问：「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」

「亦清，你没谈过恋爱吗？」



突如其来这么一问，好像车在路上来了个急转弯，只能下意识回答：「没，没谈过。」

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又接着问我之前的问题：「想吃什么？」

我不知道他平常都吃什么，也不好回答，就说：「随便，看你就好。」

结果他居然带我去吃了我家附近的汤面店，因为离家很近，又很好吃，我几乎是吃这家店长大的。

我在门口愣住了，不可思议地问他：「在这吃吗？」

他问我：「不喜欢？」

「不、不是.....」

「走吧。」

他就拉着我进去了。

直觉告诉我这不是巧合，好像我的所有事，他都知道。

一进门开店的爷爷就认出了我，笑呵呵地迎着我：「姑娘，来啦，好久没来了，快坐，这是交男朋友了？」

我不自然地抽出了手，笑了笑，没回答。

时羽也没在意，坐下各自点完单后。



他一边拿出手机在屏幕上点着什么，大概是回复消息，一边跟我说：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我要在身边留一个人，当然得清楚。」

「那也能调查出来我爱吃这家店吗？」我不解地问。

他笑了一声，看着手机没抬头，我也不知道是手机里有什么消息好笑，还是在笑我。

「你从小住在这里，这家面馆也开了很多年，口碑不错，不难猜出你经常吃。」

「哦。」我点点头。

「不过，」他停顿了一下，想了想又接着说，「我也怕带你来吃，想到以前的事情，难过。」

我摇摇头：「不会，日子还要过，这家面的确很好吃。」

「你也是个高材生，怎么看上去呆呆的，你的成绩真的很好吗？有没有作弊？」他调笑着说。

我知道他是在活跃气氛，看我总是很紧张的样子，想让我放松一点。

我笑了笑：「这段时间，确实很艰难，谢谢你，时先生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大概不会接受这次实习的机会了。」

跟他聊了几句，慢慢也不觉得他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冷冰冰了。



另外，他随随便便就把我的情况调查这么清楚，大概不是普通人，至于他究竟是什么人，就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吃完面，他就说：「时间不早了，送你回学校。」

我那时觉得，他还挺君子的。

上了车我看着后面这么多服装袋子，他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实习。

我说下周一。

他说：「那我给你拿回家，周五下课后我来接你。」

好吧，我把刚才君子的想法收回，他说的那个「家」肯定不是我家那个凶宅了。

我一想也好，我把衣服拿回宿舍，肯定免不了室友的盘问。

我也终于可以像以前一样，一心一意的听课，不用再想着一会赶去兼职。

我那时候还不知道，我换来这一切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。

周五，他告诉我车停在了学校附近的巷子里。

我寻着路，果然找到了车，只不过我一上车，发现开车的人并不是他。

是一个年轻的男人，看样子没比我大几岁。



他看我一脸疑惑，他先开口了：「是苏小姐吗？是羽哥让我接你回家。」

我点点头：「怎么称呼你？」

「冯威西，他们都叫我阿西。」

阿西？总感觉像在用韩语骂人，有点说不出口：「你好，威西。」

他愣了一下说：「哎，你好。」

他性格倒是蛮好的，一路上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，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时羽这个人。

他开了很多家酒吧、KTV、洗浴中心，总之各种娱乐场所，他都有涉及，而且产业很大，是成功的商人，也有很浓的社会气，怪不得看上去那么凶。

我不自觉得竟然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

威西听后笑笑说：「凶？羽哥看着是挺凶的，但是对我们兄弟都挺好，外冷内热，但是狠起来也确实挺狠的，我们都服他。」

「狠？怎么狠？」

威西可能觉得自己说多了，就没有再说话。

随后，车子就开进一个别墅区，停在一个院子里。



大概就是这里。

自从知道了时羽是做这一行的，我满脑袋都是灯红酒绿的景象，进入屋子之前，我以为会是金碧辉煌的装修，没想到，一进门，却是一番很有现代设计感的景象。

不过想想时羽平常穿衣服的样子，也的确没有大金链子大金表，要么是休闲西装，要么是衬衫牛仔裤。

自己确实判断有些主观了。

刚进门，就有一个慈眉善目的阿姨过来迎我，威西叫她「焦姨」。应该是保姆。

威西把我送进门厅，他就走了。

焦姨带我熟悉这个家，厨房、餐厅、客厅这些在一楼，卧室、书房在二楼。

到了二楼，她指着走廊一端的房间说：「那是时先生的房间。」

又指着另一端的房间说：「苏小姐，这是你的房间，挨着书房。」

说着就开门带我进去，看样子，应该琢磨了一些我的喜好，重新布置过，房间里面有独立的卫浴，时羽真的是有心了。

焦姨让我先休息，她去准备晚饭，我在卧室继续翻看着，上次买的衣服已经剪好吊牌挂在了衣橱里，还添了几个名牌包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几套睡衣，甚至还准备了几套新的内衣内裤。

看到这不禁有点不好意思，调查我的资料里还会有我的三围吗？

梳妆台上还有全套的护肤品和化妆品。

浴室也有新的洗漱用品、毛巾、浴巾。

真的非常细心了。

又过了一会，焦姨叫我下楼吃饭，说时先生回来了。

他看见我说：「不好意思，今天临时有点事，没有去接你。」

我笑着说：「没关系的，威西挺有意思的。」

他抬了抬眉毛：「威西？」

我不明所以：「对啊，就是那个司机。」

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过了一会饭菜都上桌了，他边吃边问我：「东西准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缺的？有些东西我不太懂，找了几个.....女生，来准备的。」

我赶紧点头：「很全了，有些我都想不到。」

「那就好，书房你想用就用，我用得少。」



「好。」

说完，他又从身上拿出一张信用卡：「这张卡你也拿着，买点东西啊什么的，你们女生的东西，我也不太会买，有什么需要就自己去买，额度.....你应该够用了。」

我接过卡，揣好。

「密码是你生日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对了，一会儿别忘了把银行卡号给我，把钱转到你卡里用着方便些，过两天就要去上班了，总有要用钱的地方。」

「嗯。」

吃完饭，他又监督我把卡号发给了他。

过了 5 分钟，我的账户多了 50 万，我数了好几遍零，确定没有数错。

我跟他说我用不了这么多钱。

他说：「钱只有不够花的，怎么还有花不完的？」

我又被他逗笑了。

晚上我以为我会睡不着，陌生的环境，奇怪的关系，没想到却是这几个月睡得最好的一晚。



第二天中午才起，焦姨看我醒了，就跟我热情地招呼着：「苏小姐起来啦？你先收拾着，午饭马上就好，时先生说不打扰你睡觉，就没有叫你吃早饭。」

「时先生呢？」

「他一早就出去了，不过说了午饭会回来吃。」

话音刚落，门口就有了响动，时羽回来了。

他看我睡眼惺忪的样子，笑着说：「刚起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」

「挺好的，」我想了想又接了一句，「是这几个月睡得最好的一天了。」

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：「还怕你认床睡不好，下来吃饭吧。」

吃过饭后，他说下午没什么事，留在这里陪我。

我心想，你在这我才不舒服，但是又不能说出口，而且他说是「陪我」，我又不好意思躲在书房。

只能在大厅落地窗旁边的小沙发上看书。

他就在一边的小会客桌上看电脑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

就这样安静的气氛，持续了整个下午。

晚饭后，他准备出门，我问去哪。

他说：「我回家了，我在这，你也不自在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」

我突然意识到，这里不是他的家。

那他的家里会有什么？有妻子吗？我对于他又是什么人？

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，他也一直以礼待我，我虽然没谈过恋爱，也没接触过复杂的社会关系，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对一些事情也早有准备，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。

但是时羽的心思，我真的琢磨不透。

周末，他也没有来。

只是在晚上的时候，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早上会有人来接我上班。

最后又叮嘱我，现在天气已经降温了，让我多穿些衣服。

虽然看不透这个人，但是时不时地关心，也确实很让我心暖。

周一，我就拿着简历，准备出门上班了。

果然已经有车停在院子里，只不过司机不是威西，换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闷闷的，一路无话。

到了公司，办理好入职手续，我的项目组长就把我拉走了，一边介绍着项目情况，一边自我介绍：「我叫 Aaron，这个项目由我负责，有什么不懂可以问 Joe。」说着指了指正埋头工作的一个胖胖的男生。

Joe 听到有人教他的名字，抬头看过来，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像我这种实习生其实不会做很重要的决策性工作，主要的工作就是找资料。

每天都扎在各种资料堆里。

咨询公司每个人都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倒也没有因为我是实习生特殊待我，所以，加班也成了常态。

学校还有课程，老师虽然给我假，但是期末考试还是要考的，我每天还要回学校抄笔记。

还好每天都有车接送，节省了不少时间，要不然还不好两边兼顾。

上班的衣服不方便拿到学校去，晚上就都在别墅过夜了。

时羽这段时间倒是没有来，可能来了我也不知道，每天回家已经很晚了，更是累得倒头就睡。

项目大概要进行到快过阴历年才会结束，不过学校的期末考试快来了。

划完重点，有一个多星期的备考时间，没有课，我也不用每天往学校跑，也算稍微轻松了一些。

12月31号，我下了班往停车场走，前面突然走过来一个人，我抬头，正好戴口罩呼吸让眼镜上蒙了一层雾，我近视不严重，平常不戴，今天下班忘了摘。

面前的人摘下我的眼镜，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擦了擦镜片，擦好后，用手帕包起来揣在了兜里。

「明天就元旦了，你们今天还下班这么晚，之前就听司机说你们总加班，学业也繁重，注意身体。」

「为了让我们明天能放一天假，今天就只能加班啦，时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陪你跨年。」

我抬头看了看时羽的侧脸，心想，几个月前，还以为以后都要自己跨年了。

回到家，还是前几天圣诞节他找人来布置的样子，他没来，只是买了一个包送我当礼物，他跟我说：「我不过这种洋节，不过想来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喜欢热闹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虽然送包有些俗气，但总归不会送出错。」

然后卡里又多了50万。



我们两个到家就已经快十二点了，资本家真的是够压榨的。我也给焦姨放了三天假，让她回家陪家人过年。

偌大的别墅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

进门，脱鞋，脱掉大衣，他突然捏了捏我的脸说：「亦清，新年快乐。」

我抬头看到正好十二点了，我也笑了笑说：「时先生，新年快乐。」

今天回到房间，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

虽然时羽从来没有要求我做错过什么，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他有多么好心白白资助我，他给我钱，我能回报给他的无非是那些事，难道是等着我以后赚钱了给他养老送终吗？

他虽然年纪比我大了一些，但是这个人倒也没有让我讨厌，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都算得上是佼佼者。

我想，我也不算吃亏吧。

下定决心后，就翻出手机找出他的微信：时先生，你睡了吗？

很快他就回复我了：没有，怎么了？

我想了想，就打开门，向走廊的另一头走去。

走到时羽的门前，双腿都在发抖，最后抬起手，敲响了他的门。

他开门后，打量了我一下，问我有什么事。

我支支吾吾说了半天，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，他就抱着双臂靠在门边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没有插话。

最后，我咬了咬嘴唇说：「时先生，其实我，可以.....」

他先是皱了皱眉，接着轻笑了一声说：「想要感谢我？」

我的头像是灌了铅，抬不起来，缓缓地点着头。

接着他抬起手，向我肩膀伸了过来，我下意识躲开了，他的手迟疑了一下也收了回去。

我突然对自己很懊恼。

「亦清，」他轻声说，「看着我。」

我抬起头，他接着说：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等你想好了，再来找我吧。」

我心里有种不服输的劲头让我想继续坚持一下：「其实我可以的。」

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对我说：「不要光着脚，回去把鞋穿上，别着凉。」

然后撩了撩我额前的碎发，低头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说：「晚安。」



然后就把门关上了。

我在门口愣了几秒钟，才转身回房间，然后脸开始红红的发烧。把脸埋在枕头里，痛恨自己丢了人，献身不成反被拒。

第二天一早就醒了，出了卧室，发现时羽已经起床，窝在沙发里，翻着手里的 iPad。

看到我起来了，他就坐起来问我：「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好不容易放假不多睡一会？」

「醒了就有点睡不着了。」因为昨天的事，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，但是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

想了想，他可能见得多了吧，不在乎我这一个，像这样住着女孩的别墅，不知道他那里还有多少。

「下碗面吧，中午带你出去吃。」

我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：「我.....不太会做饭。」

他抬头看我愣了一下，随后就笑了：「不是让你煮，是我煮。」

没想到大家口中让人敬佩的「羽哥」居然还会做饭。

而且，味道还不错。

饭桌上不知道说什么，但是又觉得都不说话有些尴尬，就随口问他：「最近怎么不见威西了？」

他抬头看着我说：「你为什么叫他威西？」

我很疑惑：「他不是叫冯威西吗？」

他继续问我：「他没有说别人都叫他阿西吗？」

一想到「阿西」我就忍不住笑：「你不觉得，叫他阿西，像在骂人吗？我觉得别扭，所以就叫他威西。」

他眯着眼睛盯了我好一会，好像在判断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

我又接着说：「怎么了？叫威西有什么问题吗？」

他说：「嗯，没问题，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」

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能继续尬聊：「威西还挺有意思的，现在的司机闷闷的，坐在车里好无聊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条微信，点开，是王警官：新年快乐。

我笑着回复：新年快乐。

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王警官了，他要是知道我现在住在别人家里，不知道会怎么想。

时羽问我是谁的消息。

我说朋友祝我新年快乐。

他皱了皱眉，没有说什么。

王警官又发来消息：最近怎么样？我有些忙，一直没时间去看你，今天怎么过节？带你去吃饭吧。

我想了想，昨晚时羽都已经留在这里了，今天过节应该不会跟我在一起，就直接答应王警官了。

时羽看我一直低头玩手机，就轻声呵斥道：「好好吃饭，不许玩手机。」

我放下手机，把最后一口面吃掉，就起身收拾碗筷。时羽也吃完了，我就一并拿起来，放进洗碗机，转身准备擦桌子。

时羽看我一直在忙，没话找话：「今天有什么安排？」

我一边擦桌子，一边说：「约了朋友吃午饭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有事，接着问：「什么朋友？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。」

我说：「刚刚约的啊，今天过节，我想，你应该不会留在我这里，正好就跟朋友出去吃饭呗。」

我当时不知道的是，时羽特意推掉了一天的工作，就为了陪我过年。

他沉默了一会，说：「一会我送你去。」



我赶紧说：「不用不用，我打车去就好。」

「顺路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但其实，我还没说我去哪吃饭啊。

收拾好餐厅，我就窝在客厅落地窗前的小沙发上看书，时羽还是在旁边的小会客桌上看电脑。

偶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两句话。

快到中午了，我准备出门，时羽也穿好衣服准备送我。

在车上我还挺不好意思的：「不好意思时先生，还麻烦您送我，耽误您半天时间。」

他大概明白了我以为他还有家庭或者其他的.....情人。

他只是侧头看了看我说：「你的脑袋里都在想什么？」

「嗯？」我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
他摇了摇头没再说话。

把我送到我和王警官约好的商场门口，我就下车了，他在我身后说：「亦清，吃完饭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」

「好。」



我跟王警官约在了火锅店，我一进门，就看到他在跟我招手。

我也打着招呼，坐了过去。

「最近怎么样？我去咖啡馆找过你，老板娘说你不兼职了，在什么大公司实习？」

「挺好的，老师推荐我去咨询公司实习，挺难得的机会。」

「那就好，什么时候期末考试？」

「元旦假期结束，4号就考试了，考一星期。」

「你寒假.....」他试探着问我假期去哪里住。

「我去我一个叔叔家，他有一套闲置的房子，可以让我临时住一下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接着我们就聊着工作、生活，王警官性格是比较热情开朗那种的，又没比我大几岁，跟他聊天总是很轻松。

吃完饭，他就说送我回学校，我愣了一下，自己已经很久没回宿舍住了，就假装客气着：「不用，有人来接我。」

他也想起来：「哦，你那个亲戚是吧。」

我点点头。



刚才给时羽发消息，让他把车停在停车场，我一会走过去，结果，时羽那辆奥迪 A8 就停在了我俩面前，副驾驶的窗户拉了下来，时羽在驾驶位，漏出半张脸，对我说：「上车。」

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，也不知道怎么应对，只想赶紧上车，赶紧走。

王警官低头也看到了时羽的脸，突然拉住我说：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亲戚？」

我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
王警官又接着说：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」

我正不知道说什么，时羽从驾驶位下来了，笑呵呵地看着王警官说：「我倒要听听王警官说我是什么人？」

虽然声音带着笑意，但是看眼睛又带着冷光。

我抬头看着他们两个说：「你们认识？」

王警官没理时羽，继续跟我说：「之前我去时老板的 ktv 抓过犯人。」

时羽不紧不慢地说：「王警官要说清楚，我可是协助警察办案的优质公民，让你说得好像我犯罪了一样。」

王警官看我的眼神愈发有些冷，透露着失望：「亦清，这就是你说地过得很好，通过这种方式。」



我无地自容，再加上恼羞成怒，眼泪止不住得流了下来：

「对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，让王警官失望了，我想上完大学。你们这些衣食无忧的人，总是可以高高在上地评判他人，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。我不为自己辩解，我就是想走捷径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可以了吗？我这样说，你满意了吗？」

王警官看着我，眼神也柔和了下来：「你如果有困难.....可以来找我。」

我知道王警官不仅是个小警察，他爸爸好像是个局长什么的，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觉得有些嘲讽，我也阴阳怪气地说道：「找你？跟时羽一样？」

他很惊恐地看着我，慌忙地解释：「不是.....」

我转身就上了副驾驶，跟时羽说：「咱们走吧。」

一路上，时羽也没有跟我说话，我也想不出什么好说的，眼睛肿得像个桃，看着窗外。

「我不想回去。」我开口说道。

「嗯，想去哪。」

「带我去你开的酒吧吧，我还没去过呢。」我强挤出一丝笑。

「去那干吗，乌烟瘴气的。」他也没什么情绪，随口回应着。

「怎么？有什么秘密，不想让我看到？」我笑着打趣道。



他看了我一眼说道：「我还有什么秘密？你不就是秘密？」

我笑了一声，是啊，我就只是一个不能见人的秘密。

最后，他还是带我来了酒吧，大概是看我不开心，就把我带出来散散心。

他带我来的这个酒吧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喧闹的样子，有人在舞台上表演，就算声音很大了，其他人都在下面的小桌子上喝酒聊天。

我们也找了个位置坐下了。

过了一会一个服务员过来点单，看到他还很客气地叫了一声「羽哥」。

时羽点点头跟他说：「我要一杯威士忌，给她一杯橙汁。」

我赶紧制止，看着他说：「我也想要喝酒。」

他瞪了我一眼，我也有点不敢说了，小声嘟囔着：「我也想尝尝。」

他叹了口气，转头又跟服务员说：「给她一杯百利甜牛奶。」

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他对我说：「是酒。」

之后他又要了一点水果和零食，期间还有几个在这的工作人员看到他，都叫着「羽哥」打招呼。

看来这确实是时羽的酒吧。

等酒来的时候，有个化着浓妆的女生过来搭着时羽的肩膀说：
「羽哥今天怎么来这啦？看你好久不去 JY 那边了。」

时羽看着有点不耐烦，皱着眉头说：「最近有点忙，那边没什么事就没去。」

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女生拍着浓妆女生的屁股说：「有没有点眼力见儿，没看羽哥这有人呢吗？」

那个女生转头看了我一眼说：「没见过啊，羽哥，新认识的啊。」

时羽没说话，我尴尬的拿出手机，装作忙些什么的样子。

他们两个看时羽情绪不太好，吐着舌头走了。

时羽咳了一声，尝试着找些话题：「我就说这些地方没什么意思。」

我笑着说：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，很热闹，大家看上去都很开心的样子。」

这时候酒也上来了，我的酒看上去跟牛奶一样，喝着也有牛奶香甜的味道，但还是能尝到里面是有酒精的。

「真好喝。」

「少喝点，喝多了也容易醉。」



话音刚落，有个黄毛走了过来，与时羽说：「羽哥，来这过节啊。」

时羽点了点头，黄毛看看我，语气有点轻浮地说：「羽哥，换人啦，现在喜欢这样的？」

能看出来时羽不耐烦，但是口气上没什么波澜：「你们今天玩好，我让人给你们买单，带我跟东哥问好，我们也差不多了，先走了。」

然后就拉着我走了。

上了车，他还很严肃地跟我说：「你以后自己不许来这种地方。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他回头盯着我看，又很严肃地说了一句：「听到没有？」

我只能说：「听到了。」

到家之后，只有我们两个，气氛有些微妙。

我问他晚上吃什么。

他说：「过节嘛，吃饺子。」

我说：「我不会和面，只会包，擀皮也会一点。」

他摇摇头说：「我来。」



看一个面目凶狠的大男人围着围裙在厨房剁肉馅，场面还是挺凶残的。

他擀皮，我包饺子，倒是很快就吃上了。

我边吃还边感叹，我这包的形状还挺美观的，他也应和着问：「味道怎么样？」

「不错不错，你怎么这么会做饭呀？肯得给很多小姑娘做过饭练手吧？」

大概是吃了饺子有些得意忘形，说完就觉得自己失言了。

他没说话，我也乖乖地闭了嘴，吃完收拾好碗筷，就说明天还要上班，上去睡觉了。

他点点头，我就走了。

所以，他身边究竟有多少女孩子呢？

一夜没睡好，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班，看到餐桌上有做好的三明治，旁边还有一杯牛奶，看来时羽走之前还给我做了早餐。

出门看到车已经停在院子里了，不过让我惊讶的是，司机居然换成了威西。

威西也很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：「苏小姐。」

坐威西的车，倒是开心很多，一路上聊着天，很快就到公司了。

然后又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。

这几天不仅要忙着工作，学校也快考试了，我还要忙着复习，虽然这两天因为焦姨不在，时羽都住在别墅，但是我披星戴月的忙，倒是也没说上几句话。

又过了几天，考完最后一门考试，我就往平常停车的巷子那边走，但是在路边就有人叫我名字，我抬头看到是那天在酒吧看见的那个黄毛。

他跟我说：「上车啊，羽哥让我来接你的，咱们见过，在酒吧，我是羽哥朋友。」

我点点头，半信半疑。

他又接着说：「羽哥说今天你最后一门考试，带你出去玩的，上车吧。」

在我迟疑间，他就把我拉上了副驾驶。

我问去哪，他也没说，我心里还是有点慌，不过最近没怎么与时羽说话，他大概也是想缓解一下关系。

没一会，就到了一个 KTV 门口，把我带进一个包房，里面没人，他就说：「羽哥马上就来，先喝水等一会儿。」

我接过水，边喝水，边想着给时羽打个电话。



拿起手机发现有几个未读消息，考试手机调了静音没看到，点开发现是威西：苏小姐，还没考完吗？我就在平常停车的巷子里。

威西：不是说 2 个小时就结束了吗？遇到什么问题了？

我顿时觉得有问题，赶紧回复：我在钻石 KTV，是黄毛带我来的。

这时候黄毛走进来，把我手机拿走了说：「别玩手机了，唱唱歌吧，一会羽哥就来了。」

我现在已经确实我是被骗了，起身就想走，结果他一把抓住我，把我甩在了沙发上，嬉皮笑脸的说：「还没玩就着急走。」

我心里很慌，但尽量平稳住情绪说：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」

这时候我站起来，突然发现头有点晕，站不稳，手也没劲，我反应过来，进门喝的水，一定有问题。

我又跌坐在沙发上，黄毛这时候压过来说：「我倒要体验一下时羽的人，是什么感觉。」

我用力想要推开他，但是双臂都软绵绵的，没有力气。

正当我绝望得胡思乱想时，包房门被踢开了，是时羽和威西，我松了口气，但是头越来越晕，听的声音也越来越模糊不清。

只隐约看到时羽抓起黄毛一拳打倒在地，然后看到我脸上泛着粉红，晕在沙发上。

然后他本就凶狠的脸加上愤怒更显扭曲，对黄毛怒吼着：「你居然给她吃药，畜生，我不管你是东哥的人还是东哥的狗，这事都没完。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